

##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參考

本章之目的是將俄漢語在詞序方面之相關研究與理論作一整理介紹，而這些理論亦將成爲本論文的研究根據。

世界各國語言學界對於詞序的研究主要分爲三個層面，分別是：(一)句法層面的詞序研究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也就是句子成分在句中位置的研究；(二)語言類型學層面的詞序研究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於 1963 年由格林堡 (Joseph H. Greenberg, 1915-2001) 提出，此一理論提出後在世界各國廣爲流傳，尤其是在美國；(三)交際功能層面的詞序研究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可分爲兩個部分。首先是 20 世紀 40 年代由捷克學者馬泰休斯 (V. Mathesius, 1888-1952) 所創立的「句子實際切分」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在 60、70 年代開始流行於俄國以及東歐；另外，大約同一時期在台灣和美國亦有類似的研究理論－「主題－評論」 (topic－comment)。本章中將針對這三個層面所做的研究，分俄漢語作一介紹。

### 第一節：句法層面的詞序研究

研究詞序的觀點，從 19 世紀開始，一直到 20 世紀中葉爲止，長期以來都是以句子成分在句中位置的關係爲基礎，像是法國語言學家康迪拉克 (E. B. De Condillac, 1715-80) 和戴斯尼爾 (L. Tesniere, 1893-1954)，以及瑞士著名的語言學者索緒爾 (F. de Saussure, 1857-1913) 等人都是從這個角度來研究詞序問題的，<sup>1</sup>雖然他們對於詞序各有不同的見解，但總體而言，其出發點是一致的。

#### 壹、俄語方面

俄語語言學界在詞序方面的研究，一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以前也都是採用句法層面的觀點，像是加金那-菲達如克 (E. M.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

---

<sup>1</sup>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с. 388.

吉姆斯卡雅雅 (Е. А. Земская)、<sup>2</sup>希拉金妮娜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sup>3</sup>克里洛娃 (О. Крылова) 和哈夫羅妮娜 (С. Хаврони́на) 等人便是以此為其研究詞序的理論基礎。<sup>4</sup>

1960 年代以前，俄語的詞序普遍被認為是很自由的。俄國語言學家皮什柯夫斯基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曾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來證明這項觀點，他說：「在 "Я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пойду гулять" 這個僅僅只有五個詞的句子中，便可以出現一百二十種的詞序組合。」<sup>5</sup>由此可見，皮什柯夫斯基的觀點在當時的確具有代表性的地位。

另外，蘇聯國家科學院 1954 年版俄語語法書中亦指出自由詞序是俄語的重要特色之一。<sup>6</sup>不過，吉姆斯卡雅以及加金那-菲達如克 (54 年語法書中詞序部分的作者) 另外又將俄語中的詞序分為兩類：一、正裝或常見詞序 (Прямой /обыч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二、倒裝詞序 (обрат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sup>7</sup>本節將以五四年語法書中對詞序的介紹為基礎架構，說明俄語詞序在句法層面的特色。

句法層面的詞序研究主要是從句子成分在句中的位置來討論詞序問題。俄語句子成分可分為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主要成分包括主語 (подлежащее) 和謂語 (сказуемое)，次要成分包括補語 (дополнение)、定語 (определение)、狀語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本節將簡單介紹各成分在句中相對應的位置。

## 一、主語在句中的位置

(一) 在簡單雙部陳述句中，以第一格名詞、詞組、代名詞、數詞表現的主語，一般而言位置都在謂語之前。

例如：*Я слушаю его неподвижно...* (Пушкин, «Выстрел, I»)

---

<sup>2</sup>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 Е. М., Земская Е. А.,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простом двусоставном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Н СССР*, т.2, ч.1, М., 1954.

<sup>3</sup> Сиротинина О. Б.,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5.

<sup>4</sup> Krylova O., Khavrohina S., *World order in Russian sentences*, М.: Russian Language Publishers, 1976.

<sup>5</sup> Пешковский А. М., *Рус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Изд. 7-е, М., 1956, с. 52.

<sup>6</sup>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Н СССР*, том 2, М., 1960, с. 658.

<sup>7</sup> 同上註，с. 658

(二) 句中補語是名詞第一格，則主語一定前置。

例如：Я бы уже давно отсюда убрал, да тут *главный врач – сур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 (Симонов, «Парень из нашего города, д. III, карт. 8»)

(三) 當動詞謂語表示存在、形成、時間的結束、開始或者是自然現象等意義時，則主語置於謂語之後。

例如：Наступает *длинный зимний вечер.* (Гончаров, «Обломов, ч.1, IX»)

(四) 主語爲動詞不定式時，一般而言置於謂語之前。

例如：И что сестры около меня не будет – это хорошо для неё. *Видеть* мне её – трудно. (Горький, «На дне, д. II»)

## 二、謂語在句中的位置

(一) 在陳述句或假定式中，動詞謂語大多位於主語之後。

例如：Колосов *глядел* на меня и тихонько посмеивался. (Тургенев, «Андрей Колосов»)

(二) 句首有修飾謂語的次要成分(狀語)，則謂語在主語之前。

例如：Была лунная, морозная *ночь.* (Чехов, «Разговор человека с собакой»)

(三) 沒有助動詞的名詞第一格謂語，永遠後置。

例如：Я – *рабочий человек...*, мне глядеть на них стыдно..., я с малых лет работаю... (Горький, «На дне, д. I»)

(四) 謂語若爲名詞間接格，則置於主語之後。

例如：У Огородника *взошло все и поспело: Он с прибылью,* и в шляпе дело... (Крылов, «Огородник и Философ»)

(五) 帶有助動詞的第五格謂語，置於主語之後。

例如：Здесь *река была живой и буйной*. (Семущк., «Алитет уходит в горы, кн.2, ч.2, гл.22»)

(六) 短尾形容詞謂語一般置於主語之後。

例如：Право, я *голоден, устал, продрог...* (Горький, «Мещане, д.II»)

### 三、補語在句中的位置

(一) 以名詞或代名詞所表示的直接補語，通常置於支配該補語的詞之後。

例如：Я не ждала, не хотела видеть *его*. (Каверин, «Доктор Власенкова, гл.1,4»)

(二) 以名詞、代名詞或動詞不定式所表示的間接補語，通常置於支配該補語的動詞之後。

例如：Генерал Муравьев приказал *стрелять*. (Пушкин,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Арзрум, гл.3»)

(三) 句中同時有多個補語時，直接補語通常置於間接補語之前。

例如：Неведомая сила, казалось, привлекала *его к нему*.

(Пушкин,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II»)

但由具有間接客體意義第三格代詞所表示的間接補語，一般而言置於動詞之後，直接補語之前。

例如：Я подарю *вам книгу*.

(四) 名詞、形容詞所要求的補語要緊跟在支配詞之後。

例如：Был некто Анджело, муж опытный, не новый *в искусстве* властвовать. (Пушкин, «Анджело»)

### 四、定語在句中的位置

(一) 一致定語大多置於名詞第一格的被說明語之前。

例如：*Холодный* ветер дул с пожатых полей, унося *красные и желтые* листья со встречных деревьев. ( Пушкин, «Станциаль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

(二) 非一致定語通常位於被說明語之後。

例如：*Напротив* был виден дом *с красной крышей*.

(三) 一致定語和非一致定語共同說明一被說明語時，則一致定語在非一致定語之前。

例如：*На породистой, худой, с подтянутыми боками* лошади, в бурке и папахе, с которых струилась вода, ехал Денисов. ( Л.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

(四) 如果一致定語在被說明語之前，非一致定語在被說明語之後，這時候非一致定語將前兩者作為一個整體同時加以說明。

例如：*Вошла худенькая женщина невысокого роста*. ( 試比較：  
*Вошла худенькая, невысокого роста женщина*.)

## 五、狀語在句中的位置

(一) 表行為方式的狀語

1、以性質副詞或是帶有程度、數量意義的副詞所表示的狀語，通常都放在所修飾的動詞之前。

例如：*Солдаты весел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и между собою...  
( Пушкин, «Метель» )

2、由帶前置詞的名詞、不帶前置詞的名詞第五格或是尚未副詞化的名詞所表示的狀語，一般而言置於動詞謂語之後。

例如：*Лошади шли шагом* — и скоро стали. ( Пушкин,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ь» )

## （二）表地點處所的狀語

表示地點處所的狀語一般而言沒有特定的位置，可隨意置於謂語之前或之後，而其中又以置於謂語之前的位置較常見，置於謂語之後常帶有強調該狀語意義的作用。

例如：*Из змели поднялись белые пары и разостлались по лугу и по реке.*（Ганчаров, «Обломов, ч.1, IX»）/ *Из Москвы ехал я на Калугу, Белев и Орел...*（Пушкин,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Арзрум, гл.1»）

## （三）表原因目的的狀語

表示原因目的的狀語位置通常沒有嚴格限制，可置於謂語之前或之後，若是置於謂語之前往往是在句首，而如果置於謂語之後則有強調的意味。

例如：*Две девушки от страха плакали.*（Панова, «Спутники, ч.1, гл.4»）/ *Она проснулась от страха.*（Чехов, «Каштанка, гл.6»）

## （四）說明句中名詞的狀語置於該名詞之後。

例如：*Возвращение его в Москве в 1824 году было переворотом в его судьбе и началом непрерывных успехов.*（Пушкин,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Арзрум, гл.2»）

## 貳、漢語方面

1898年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一書中，首次運用了西方語言學觀點來研究漢語，此舉可以說是將漢語語言學的研究帶入一個新領域。

在當時研究的重心著重於漢語詞類的劃分和句子成分。由於漢語不同於西方語言，不具詞尾變化，屬於分析語，因此在討論詞類和句子成份的問題時，詞序便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馬氏文通》中馬建忠以「位」或「位次」來進行漢語詞類的討論，而所謂的「位」和「位次」指的就是一個詞

在句子中的位置，也就是所謂的詞序。另一位 20 世紀初的語言學家黎錦熙（《國語新著文法》，1930）則依照相同的概念將漢語的詞序區分為正序、變序以及倒序三類（例如：正序：我讀了這本書；變序：刮風、下雨；倒序：這本書，我讀了）。<sup>8</sup>

到了 20 世紀 40、50 年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有了新成果，呂叔湘（《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1946）、張志公（《漢語語法常識》，1956）等人的研究已經能夠擺脫西方語言學的束縛，展現出漢語自身的特色。舉例來說，張志公表示，在漢語的動詞句中，主語永遠置於動詞之前，而賓語則永遠在動詞之後，不過，他還認為區分句子成分時，不能僅以該詞在句中的位置來決定，還要同時考慮它的詞彙語義；譬如，漢語中的主語就不僅僅只具有行為主體的意義，它同時還具備了和客體一樣表示時間、地點等意義的功能。<sup>9</sup>根據兩人的觀點，漢語具有六個主要句子成分：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這裡所使用的專有名詞和俄語中的不完全相同，稍後將會進一步說明）。<sup>10</sup>

而近二十年來，研究漢語詞序的理論雖然是以「語言類型學」和「主題－評論」為主，但仍有不少學者，如程雨民等人，<sup>11</sup>持續前人腳步，以句法功能為角度來探討漢語詞序。另外，從句子成分觀點來討論漢語詞序問題時，一般來說，大多數的漢語學者，像是田小琳與程祥徽（《現代漢語》，1992）、胡裕樹（《現代漢語》，1992）、俄國學者嘉列羅夫（В. И. Горелов，*《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1989）等人，不會以句子來討論，而是以一個詞組為單位進行討論。當然，也有學者會從句子來討論漢語詞序，像是譚計全所著的《白話文文法十四講》（1968）一書中便是以這樣的角度出發，不過由於書中所使用的專有名詞和一般學者常用的不同，再加上其觀點很少為現代漢語學者引用，因此筆者將不在此多作著墨。

漢語詞序句法層面研究的這個部份，本論文中將以田小琳、程祥徽合著之《現代漢語》中的分類為基礎，分別就名詞性詞組、動詞性詞組、形容詞性詞組三方面，以及一些漢語中特有的句型結構和詞序特點來做介紹。

---

<sup>8</sup> ШUTOBA E. И., *Синтаксис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91, с. 6。

<sup>9</sup> 張志公，《漢語語法常識》。上海，1956，頁 41-42。

<sup>10</sup>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1979，頁 61-70。

<sup>11</sup> 程雨民，〈句子結構：語言框架〉，《漢語字基語法－語素層造句的理論和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 103-120。

## 一、名詞性詞組

名詞性詞組以名詞為主要基礎，詞組作用和名詞相同。可以分為好幾類，以下舉出常見的三種名詞性詞組作一介紹。

### (1) 偏正關係－「定語＋中心語」。

該詞組的中心語為名詞，前有一定語帶有修飾和限定的作用。

例如：一輛車子、政治鬥爭。

### (2) 並列關係－「名詞＋名詞」。

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詞並列組合而成的詞組。

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

### (3) 方位詞組－「名詞＋方位詞」。

這類詞組中方位詞是詞組重心，而名詞則具有定語的作用。

例如：房子裡面、大樹下。

## 二、動詞性詞組

動詞性詞組以動詞為主體，功用同動詞。以下列舉三類做說明。

### (1) 動賓關係－「動詞＋賓語」。

屬於支配的關係。(這裡所指的賓語近似於俄語中的直接補語－*прям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例如：吃火鍋、學英文。

### (2) 動補關係－「動詞＋補語」。

補語的作用在於補充說明動詞所表示的程度、結果、時間等等。

(漢語的補語不同於俄語的補語，其意義上反較接近俄語中的表示程度、結果、時間等意義的狀語－*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而漢語中的補語在俄語語言學中則譯為 *комплемент*。)

例如：忘得一乾二淨、丟過來。

(3) 偏正關係－「狀語＋動詞」。

狀語的作用是在於修飾或限制動詞。

例如：隨手亂丟、認真讀書。

### 三、形容詞性詞組

形容詞詞組以其內部結構來看，可以分為偏正關係、補充關係和並列關係三大類。

(1) 偏正關係－「狀語＋形容詞」。

狀語是用來說明或限定詞組中的中心語（形容詞）。

例如：非常好吃、十分有禮。

(2) 補充關係－「形容詞＋補語」。

補語用以說明形容詞的程度、狀況等。

例如：高興極了、輕了三磅。

(3) 並列關係－「形容詞＋形容詞」。

例如：雄壯威武、平安喜樂。

### 四、特殊句型

漢語中有些特殊句型會因為一些特殊的介詞而產生詞序上的變化。這裡將介紹黎錦熙在《國語新著文法》(1930)中所提出的「把」字句、「連」字句和倒裝句，另外，再加上田小琳、程祥徽二人所著之《現代漢語》(1992)中提及的「被」字句。

(1) 「把」字句

介詞「把」將句中原本置於動詞之後的賓語提前到動詞之前。試比較下面兩個句子：「我讀完這本書了 / 我把這本書讀完了。」

另外，和「把」字有相同意義用法的還有「將」字，不過，「把」字常用於口語之中，而「將」字則帶有書面語和文言色彩。

### (2)「被」字句

和「把」字句的主動句式不同，「被」字句屬於被動句式。句中的動作主體置於「被」字之後。

例如：果汁被我喝完了。

此外，在某些時候「把」字句和「被」字句可以互換，此時句義雖大致相同，但句型卻不同，詞序也有所改變，而且修辭色彩以及所強調的重點也略有不同。

### (3)「連」字句

「連」字通常會和「也」或「都」字連用，將賓語提前至動詞之前，並置於「連」和「也」或「都」之間。

例如：我連這碗飯也（都）吃下去了。

### (4) 倒裝句

有時候也會出現一種情況，句中無任何虛詞讓詞序產生變化，但仍將賓語提前至句首，此時需要藉助停頓或語調來強調句義。試比較下面兩個句子：「這本書，我讀完了。/ 我讀完了這本書。」

## 第二節：語言類型層面的詞序研究

由語言類型學著手研究詞序問題者，首推語言學家格林堡，他在 1963 年發表，並且於 1966 年出版的著作（<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中正式提出這樣的概念。<sup>12</sup>

格林堡研究了三十種語言，並依照其研究結果提出四十五種語言普遍性的特徵，接著他以下列四種參數來區分一個語言的詞序種類：

---

<sup>12</sup> Joseph H. Greenberg,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sup>nd</sup> edition, ed. by Joseph H. Greenber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6, pp.73-113.

一、 是否存在前置詞 (Pr) 或後置詞 (Po)。

二、 主詞 (S)、動詞 (V)、賓語 (O) 這三個句子主要成份的相對位置。

三、 形容詞 (A) 和被修飾之名詞 (N) 之間的相對位置。

四、 所有格領屬詞 (G) 和其所屬名詞 (N) 之間的相對位置。

而根據上述四種參數的組合，邏輯上可以劃分出二十四種可能的語言類型，但其中有八種找不到實際的語言例子，而在這二十四種類型中又以下列四種包含了大多數可以找到的語言例子：

一、 VSO / Pr / NG / NA : VSO (動—主—賓)類型的語言，具有前置詞，而無後置詞；前置詞出現在名詞之前；主要名詞置於領屬詞之前；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後。

二、 SVO / Pr / NG / NA : SVO (主—動—賓)類型的語言，具有前置詞，而無後置詞；前置詞出現在名詞之前；主要名詞置於領屬詞之前；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後。

三、 OV / Po / GN / AN : SOV (主—賓—動)類型的語言，具有後置詞，而無前置詞；領屬詞和形容詞皆出現在主要名詞之前。

四、 SOV / Po / GN / NA : SOV (主—賓—動)類型的語言，具有後置詞，而無前置詞；領屬詞置於主要名詞之前，而形容詞則出現在名詞之後。<sup>13</sup>

---

<sup>13</sup> Дж. Гринберг, "Некоторы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универсали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асающиеся порядка значим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Новое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уск 5*, М.: Прогресс, 1970, сс. 156-158.

格林堡所提出的這項普遍性理論，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同時也為後來詞序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到了 70 年代早期列門 (Winfred P. Lehmann) 和維涅門 (Theo Vennemann) 又更進一步的對格林堡的理論提出修正。

首先，列門將格林堡所提出的類型簡化為 VO 和 OV 兩種形式，因為他認為主語的位置並不會影響到一個語言的詞序，而動詞才是語言裡的中心要素；另外，他主張在格林堡的四種參數中，只有動詞和賓語才是重要的，而其他參數的位置則取決於它們二者。<sup>14</sup>

接著，維涅門發表了他著名的理論－自然序列原則 (Natural Serialization Principle)，以藉此來說明運作語 (operator)，和運作對象 (operand)，之間的關係 (這裡所指的運作語也就是修飾語，而運作對象則是指主要語)。<sup>15</sup>依據這個原則，運作語和其運作對象的關係是呈現單一方向排列的，比如說，在 OV 的語言裡，運作語出現在運作對象之前，即修飾語在主要語之前，而在 VO 的語言中則呈現相反的排列。<sup>16</sup>

70 年代晚期，霍金斯 (John A. Hawkins) 採取了不同於其他三位學者的研究方式，因為他認為普遍性的原則應該是沒有任何例外的，霍金斯將格林堡所講的四大類型重新歸納成他自己的四條「含蘊普遍性」(implicational and distributional universals)：<sup>17</sup>

一、SOV → (AN → GN)

如果一個語言是 SOV，又形容詞在名詞之前，則領屬詞一定也在名詞之前。

二、VSO → (NA → NG)

如果一個語言是 VSO，又形容詞在名詞之後，則領屬詞一定也在名詞之後。

三、Prep → (NA → NG)

---

<sup>14</sup> Winfred P. Lehmann, "A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language and its implications", *Language*, 1973, p.65.

<sup>15</sup> 魏岫明，《漢語詞序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1992，頁 15。

<sup>16</sup> Theo Vennemann, "Explanation in syntax", *Syntax and semantics* 2, ed. by John P. Kimball,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pp.40-41.

<sup>17</sup> 同註 16，頁 16-17。

如果一個語言具有前置詞，又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後，則領屬詞一定也在名詞之後。

#### 四、Posp → (AN → GN)

如果一個語言具有後置詞，又形容詞在名詞之前，則領屬詞一定也在名詞之前。<sup>18</sup>

格林堡、列門、維涅門和霍金斯四人的詞序理論不斷為後來的學者所引用，為現代詞序研究立下了基礎。以下將分別就俄語和漢語的研究作一說明介紹。

### 壹、俄語方面

上述格林堡的研究成果引起全世界語言學界的興趣，並紛紛投入語言類型學以及語言普遍性的研究。俄國學者當然也受到此股熱潮的影響，不過，俄國的語言學家們並不十分熱衷於從語言類型學層面討論俄語的詞序問題，甚至未對格林堡將斯拉夫語定位於 SVO 語言的主張提出任何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原因有二：第一，在第一節中我們已經介紹過俄語的一大特點便是它的自由詞序，而格林堡的語言類型學研究則對於詞序較固定的語言較有意義，因此，俄語的詞序並不見得適用於格林堡的理論；第二，語言類型學研究是以句子形式結構為出發點，而在格林堡提出該理論的同時，俄國語言學界的研究方向已由原來的形式結構層面，漸漸轉移到交際功能層面。

雖然基於上述兩點原因，格林堡的語言類型學在俄國並未廣泛流傳，但是俄國還是有些語言學家對於該理論表現出興趣，像是哈拉多維奇(А. А. Холодович)、拉傑斯特文斯基(Ю. В.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阿爾帕多夫(В. М. Алпатов)、克里莫夫(Г. А. Климов)、卡金斯基(И. Ш. Козинский)等人，<sup>19</sup>只不過他們討論的重點是在語言類型學這個理論本身，而非應用該理論來研究俄語詞序；而且對於格林堡所主張每一種語言中皆有一「基

---

<sup>18</sup> John A. Hawkins, *World Order Univers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pp. 64-68.

<sup>19</sup> *Очерки типологии порядка слов*, М., 1989, сс.208-213.

本詞序」(основно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的概念，他們大多不表贊同。下面接著簡單介紹哈拉多維奇、拉傑斯特文斯基、阿爾帕多夫等三人對格林堡的理論所提的不同看法。

哈拉多維奇在 1966 年的一篇文章 (<К типологии порядка слов>) 中提出「主人規則」(правила хозяина) 和「僕人規則」(правила слуги) 兩種詞序類型的分類原則。「主人規則」是指附屬詞的位置由主要詞來決定，是附屬詞和主要詞之間的詞序關係；而「僕人規則」則是指兩個附屬詞之間的詞序關係(這兩個附屬詞附屬於同一主要詞)。哈拉多維奇根據這個概念，指出「主人規則」會產生三種詞序：固定的(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й)、自由的(свободный)、可變的(переменный，介於固定的和自由的詞序之間)；而「僕人規則」也會產生三種詞序，分別是穩定的(устойчивый)、易變的(лабильный)、變動的(колеблющийся，介於穩定的和易變的詞序之間)。<sup>20</sup>

另外，拉傑斯特文斯基在《Типология слова》(1969) 這本書中以格林堡的語言普遍性特徵為基礎，提出三個主要區分語言詞序類型的準則：一、該語言是否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序類型；二、謂語是否可以置於句首；三、謂語是否可以置於句尾；另外，他還將沒有賓語的句子區分成 SV 和 VS 兩種詞序類型。<sup>21</sup>

除了上述二者之外，阿爾帕多夫也提出自己的一套分類看法。他以哈拉多維奇的分類作為依據，在他的著作(《Опыт построения типологии порядка слов》，1973) 中主張詞序有下列幾種類型：一、自由和易變詞序佔多數的語言，像是俄語；二、固定和穩定詞序佔多數的語言，如英語和漢語；三、固定和易變詞序皆有的語言，比如說日語；他最後還指出，自由和穩定詞序並存的語言並不存在。<sup>22</sup>

## 貳、漢語方面

---

<sup>20</sup> 轉引自 Сун Юн Шень, *К проблеме актуального членения: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и его связь с интонацией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в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и с китайском*, Тайбей, 2000, сс.23-24.

<sup>21</sup> Ю. В.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Типология слова*, М.: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69, сс. 198-240.

<sup>22</sup> 同註 21，頁 24。

相對於俄語，漢語的詞序可說是固定多了，因此，從語言類型學角度研究漢語詞序的學者為數眾多。

在格林堡將漢語歸納在 SVO 這個類別之後，<sup>23</sup>漢語語言界掀起了熱烈的討論。戴浩一、黃宣範以及李和湯普森（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等人首先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們強力主張漢語是屬於 SOV 的語言；而另一方面，像是梅廣、李孟珍、萊特（Timothy Light）等人就十分贊成格林堡的分類，並且提出各種證據反駁上述三人的論點。甚至還有像湯廷池這樣的學者，一度認為漢語應該是屬於 VSO 的語言，不過這樣的論點並未獲得普遍的認同，而且到了後期湯廷池自己也改變了對於漢語詞序的看法，<sup>24</sup>因此在這個部分筆者將不深入探討漢語是否為 VSO 的語言，而將重心著重於 SOV 和 SVO 這兩個範疇的爭論。

## 一、漢語是 SOV 語言

戴浩一、黃宣範、李和湯普森等四人反對格林堡的分類，認為漢語應屬於 SOV 的語言。接下來將一一介紹以上四人的論點。

### （一）戴浩一

戴浩一認為雖然漢語在表面結構上是 SOV 和 SVO 兩種形式並存，但是 SOV 才是漢語真正的深層結構，並同時舉出了「把」字句和「被」字句作為其理論的根據。根據戴浩一的說法，只有當漢語是 SOV 的語言時，「被」字句這種特殊的被動形式才可以輕易產生，而不需要一條特別的轉換規則；相反的，若漢語為 SVO 的型態，那麼就一定會需要一變形規律來做轉換。

除此之外，戴浩一依據格林堡的研究結果列出了十點 SOV 語言應該具有的特性，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漢語中名詞之修飾語如關係子句、形容詞、領屬詞、限定詞和量詞等一般都出現在中心語名詞之前，由此他發現漢語幾乎具備所有 SOV 語言該有的特性。<sup>25</sup>

---

<sup>23</sup> 同註 14，頁 157。

<sup>24</sup> 同註 16，頁 20-22、38-39。

<sup>25</sup> Tai, James H-Y, "Chinese as a SOV language",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根據以上幾點，戴浩一宣稱漢語為 SOV 詞序的語言。

## （二）李和湯普森（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

這兩位學者和戴浩一一樣主張現代漢語是 SOV 語言。他們兩位指出過去兩千多年來漢語已漸漸從 SVO 語言演變為 SOV 語言，<sup>26</sup>而這個轉變可以從下面現代漢語的幾項特徵中看出：

- 1、在古代漢語中，動詞置於介系詞之前，比如：出於幽谷，這很明顯的具有 SVO 語言的特徵。但是，在現代漢語中，這個情形已經有所轉變了，不再是「出於幽谷」，而是「從幽谷出來。」
- 2、現代漢語中產生了「把」字句和「被」字句。在過去這兩個字都是被當作動詞用，「把」是「握持」的意思，而「被」則具有「接受」的意義。然而，現代漢語中，「把」已經變成一個具有語法功能的賓語標記，「被」同樣的也是帶有語法功能的詞。
- 3、複合詞在現代漢語中大量出現，這表示漢語從衍生構詞方式變成黏著語構詞方式，這也正意味著漢語的詞序變化是由 SVO 走向 SOV。

除了上面三點之外，李和湯普森亦指出漢語多項屬於 SOV 語言的特色，比如說，領屬格置於名詞之前、修飾語出現在名詞之前等等。

## （三）黃宣範

在〈介詞的歷史演變和 SOV 詞序的產生〉（〈Historical change of prepositions and emergence of SOV order〉，1982）一文中，黃宣範雖然也同樣主張漢語是 SOV 語言，但他並不同意李和湯普森的說法。他表示，因

---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April 13-15, 1973, ed. by Claudia Corum, T. Cedric Smith Stark and Ann Weiser,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p. 665.

<sup>26</sup> Charles N. Li,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為在古代漢語中，並非所有的介詞都置於動詞之後，像是「為」、「以」等現代介詞，早在古代漢語中就可以置於動詞之前了。

除此之外，他探討了介詞在漢語走向 SOV 詞序時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是由於介詞「於」的省略（致力於革命→致力革命），以及介詞出現在動詞之前的這兩大趨勢造成了漢語中的 SOV 詞序。<sup>27</sup>

## 二、漢語是 SVO 語言

上述四人的主張發表之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當然也招致很多反對和批評聲浪。下面將會說明萊特、梅廣和李孟珍等三位學者對於 SOV 一說所持的反對意見。

### （一）萊特（Timothy Light）

萊特認為漢語中，出現在動詞之後的賓語是不帶標顯性的平常式，而動詞之前的賓語則往往是具有對比意義的標顯式，因此，由這個觀點看來，漢語是屬於 SVO 而非 SOV。<sup>28</sup> 在〈漢語中詞序和詞的變化〉（Word order and word change in Mandarin Chinese）一文中，萊特分別對戴浩一、李和湯普森提出了反對的意見。<sup>29</sup>

首先，戴浩一將方位詞視為後置詞（房子外頭、教室外面），並將此一後置詞存在的現象作為支持漢語為 SOV 語言的證據。<sup>30</sup> 但是，萊特以為方位詞之所以置於名詞之後，是由於漢語中「整體出現在部分之前」（whole-before-parts）的原則，而非方位詞就是後置詞。

另外，對於李和湯普森對漢語詞序演變的看法，萊特也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萊特指出漢語中 SVO 的詞序由古至今從未改變過，所改變的僅是一些動詞和介詞位置的原則而已。

---

<sup>27</sup> Huang, Shuan-fan, "Historical change of prepositions and emergence of SOV order". *Papers in Chinese Syntax*, Taipei: Wen-He Co., 1982, pp.165-206.

<sup>28</sup> Timothy Light, "Word order and word chang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9, p 149.

<sup>29</sup> 同上註，頁 156。

<sup>30</sup> 同註 26，頁 665-667。

## (二) 梅廣

我們可以在〈現代漢語是否真為 SOV 語言？〉(Is Modern Chinese really a SOV language?) 一文中看到梅廣對於戴浩一以及李和湯普森的強烈反對。<sup>31</sup>

梅廣主張無論是考慮表面結構或深層結構，漢語都是 SVO 語言。在他看來，漢語中存在一種所謂的「規則化」，這個「規則化」的趨向讓漢語維持 SVO 的形式，意思是說漢語中存在著一種簡單的句型，而所有的句型都是從這一簡單句型發展出來的，這個簡單句型是以「名詞－動詞－名詞」的形式存在。梅廣舉了以下四個例子：

1、由賓語合併發展出來的情形。

「他送了一本書給我」→「他送給我一本書」。

2、維持著「名詞－動詞－名詞」的句型。

「他最近父親死了」→「他最近死了父親」。

3、存在句的「名詞－動詞－名詞」句型。

「屋裡有許多人站著」→「屋裡站著許多人」。

4、動詞置於雙賓語之間，是由動賓複合詞組中發展出來的。

(V + O1 + O2 → O1 + V + O2)

「拿他來開玩笑」→「開他的玩笑」。

## (三) 李孟珍

根據李孟珍的看法，所有的語言都有其統計上佔大多數支配性的詞序，也就是說一種語言中可能同時出現 SVO 或 SOV 的情形，但其中只有一種是佔大多數的。像是漢語中就同時擁有這兩種形式，比如說，現在漢

---

<sup>31</sup> Mei, Kuang, "Is Modern Chinese really a SOV language?", *Papers from the 1979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ed. by Ting-chi Tang, Feng-fu Tsao, and Ing Li, Taipei: Student Book Co., pp.275-297.

語中數量詞永遠出現在名詞之前（例如：*四匹馬*），這屬於 SOV 語言的典型特徵；但是疑問代詞和人稱代詞永遠出現在動詞之後的情形，則又屬於 SVO 語言的特點。因此李孟珍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漢語從來都不是一個絕對的 SOV 或 SVO 語言，只不過不論是在古代漢語或是現代漢語中，SVO 的詞序都居主要的地位。<sup>32</sup>

當然，支持漢語為 SVO 語言的學者不只上述三人，像是屈承熹也反對 SOV 詞序的看法，他認為格林堡所主張的普遍詞序相關性特徵只是一種趨勢，而非絕對性。<sup>33</sup>魏岫明也在檢討各家學說之後以實際材料和理論基礎，再加上「topic – comment」理論，證明現代漢語為 SVO 語言。<sup>34</sup>桑以及吉沃（C. F. Sun and Talmy Givon）兩位語言學家更收集了許多語料，根據他們量化的篇章分析資料，明白指出在漢語中存在著大量 SVO 詞序的型態。

35

### 第三節：交際功能層面的詞序研究

在交際功能層面的詞序研究方面筆者將以兩個類似的理論基礎出發，分俄漢語作一介紹。首先，在俄語方面採用的是由捷克語言學家馬泰休斯（V. Mathesius, 1888-1952）於 1947 年所創立的句子實際切分理論（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另外，在漢語方面，則是以發展於美國語言學界的「主題 – 評論」（topic – comment）為其討論的對象。

#### 壹、俄語方面

馬泰休斯於 40 年代創立句子實際切分理論之後，從 60、70 年代開始至今此理論便在俄國及東歐地區廣為流行。許多語言學家，如捷克的俄羅斯語言學家阿達梅茲（П. Адамец）、俄國語言學家卡夫圖諾娃（И. И.

---

<sup>32</sup> Li, Meng-chen, "An Investigation of word order change in Chinese", *Papers from the 1979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ed. by Ting-chi Tang, Feng-fu Tsao, and Ing Li, Taipei: Student Book Co., pp.261-273.

<sup>33</sup> 屈承熹，《語言學論集：理論、應用及漢語語法》。台北：文鶴出版社，1983。

<sup>34</sup> 同註 16。

<sup>35</sup> C. F. Sun and Talmy Givon, "On the so-called SOV word order in Mandarin Chinese: A quantified tex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Language*, 1985, pp.329-351。

Ковтунова)、拉波切娃(О. А. Лаптева)等人都十分熱衷於這項理論的研究。

句子的切分有兩種：一種是基於語法分析的句子形式切分(форм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所謂形式切分，就是將句子切分為主語、謂語、狀語、補語等句子成分；另一種則是基於交際功能分析的句子實際切分(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sup>36</sup>就是把句子分成主題(Тема)和述題(Рема)兩個部分。在句子實際切分理論中馬泰休斯主張要區分上述兩種句子切分模式。

依照馬泰休斯的看法，我們可以根據交際功能把一個句子劃分成「表述出發點」(исходный пункт или основа)和「表述核心」(ядр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兩個表義部分。所謂的表述出發點是指在語境中已知的或容易得知的訊息，被說話人作為話語的引入點、出發點。而表述核心指的則是說話人關於表述出發點的所述內容或與其有關的內容。後來德國學者博斯特(K. Boost)提出了Theme—Rheme(主題—述題)這對術語，也就是俄語中的Тема—Рема。<sup>37</sup>

馬泰休斯以大量語言材料論證了實際切分法對於解決詞序問題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他把實際切分與句子所表達之資訊內容的新舊聯繫起來觀察，認為言語中句子的詞序可以區分成客觀詞序(объектив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和主觀詞序(субъектив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兩種。客觀詞序指句子中表述出發點位於句首，表述核心位於句末。依照這種詞序，句子內容由已知向未知發展，合乎思維發展的正常順序，便於受話人理解，常出現於說話人以理智客觀的情緒表達事物時。相反的，句子中先出現表述核心，而後才出現表述出發點，則屬於主觀詞序，此時說話人表達事實時常帶有主觀表情色彩和情緒。

馬泰休斯的句子實際切分理論以交際資訊的表達為角度來考察句子的構成，可以說是為語言學界開拓了一個句法研究的新領域。緊接著馬泰休斯，60年代期間有一些語言學家開始嚐試詳細紀錄以及研究俄語中的詞序，此舉的開路先鋒便是阿達梅茲。

阿達梅茲在《現代俄語中的詞序》(《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

<sup>36</sup> В. Матезиус, *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 актуальном членени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языка – В кн.: Праж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 М., 1967, с. 240, 245。

<sup>37</sup> 王福祥,《話語語言學概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頁79-80。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рага, 1966) 一書裡列出了幾個俄語中主要的詞序變體，以及一些具有不同句法成分句子的形成過程。另外，他還在該書中提出「直線發展結構」(линейно-динам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的概念。根據阿達梅茲的定義，所謂的直線發展結構指的是「一整組擁有相同句法成分、相同詞序、以及相同句子重音位置的具體句子」。<sup>38</sup> 比如說，「Отец читает газету; Мы поедem в Москву; Брат обратился ко мне」等句子就具備相同的直線發展結構，阿達梅茲將這一類型的直線發展結構稱之為「S-V-O」。爲了要分析各種不同的直線發展結構，阿達梅茲提出了另一個專有名詞－「實際句法類型」(актуально-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 тип)。所謂實際句法類型指的是「多個具有相同句法成分、相同直線發展結構、相同實際切分和相同交際功能之具體句子的總稱」。<sup>39</sup> 同時，他也更進一步的說明各種實際句法類型的特性。比如說，在「Брат занимается」、「Дети поют」這一類的句子中，句子重音同樣落在句末詞的重音上，表述出發點爲主語，表述核心則是動詞謂語；動詞表示的是動作，而名詞則是一個實體，表示動作主體。

阿達梅茲研究的最大貢獻便是解釋了爲何擁有相同句法成份的句子，詞序和句子重音卻可以不同。舉例來說，以「Старик удивился — Удивился старик」這兩個句子來看，儘管他們都具備相同的句法成分以及交際功能，但第二個句子裡的句子重音卻落在句首詞的重音上，這便和第一個句子的直線發展結構有著明顯的不同。

除了阿達梅茲之外，卡夫圖諾娃對於以句子實際切分理論來討論俄語詞序亦有深入的研究。在自己的兩項著作，《現代俄語：詞序和句子實際切分》(《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и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976) 以及 1980 年國家科學院語法書「詞序」一章(《Порядок слов;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АН СССР》, 1982 г., т. 2, с. 190-214) 中，卡夫圖諾娃以句子實際切分來分析在俄語標準語裡簡單句中詞序的功用，並且制定出一套具體的規則。

卡夫圖諾娃認爲，所謂的句子實際切分，就是將句子切分成兩個部分－主題(тема)和述題(рема)。主題是句中開始交際功能的部分，是談話的相關對象，是已知的、舊的訊息；述題是談話最重要的部分，是對主題

---

<sup>38</sup> П. Адамец,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рага, 1966, с. 48。

<sup>39</sup> 同上註，頁 48-49。

的說明，是未知的、新的訊息，具有交際任務。<sup>40</sup>俄語中，一般而言，標準詞序是「主題在前，述題在後」，但也會因為交際目的的不同，而使得主題和述題的位置改變。下面這個例子可以很明白的說明這個現象。「Миша / был хорошим собеседником」這個句子所要表達得是「Миша」這個人的特性，所以「Миша」是主題，而「был хорошим собеседником」則是述題；而「Хорошим собеседником был / Миша」這個句子則是想要表達誰是一個很好的對話者，因此「был хорошим собеседником」變成了主題，而「Миша」相對地就成了述題。

卡夫圖諾娃依據自己的研究，將俄語不同語體中的詞序作了一項整理，並羅列出其特性。下面分別就中性語體、口語體、詩歌語體作一介紹。

卡夫圖諾娃指出，在俄語中性語體中，總是主題在前，述題在後，而且語調中心落在句尾。但是，如果該句子轉變成帶有感情或表達力的言語之後，主題和述題的位置就有可能產生變化。（試比較：Море было пустынно. → Пустынно было море.）<sup>41</sup>

在口語體方面，最大的特色便是詞序自由度增加，變體增多。口語體中，最常出現的情形，就是原本緊鄰的詞組會被分開。（試比較：口語體「*Книгу* мне сегодня принесли *интересную*」和中性語體「Мне сегодня принесли *интересную книгу*」）。另外一個口語體的現象，就是述題常會前置，也就是產生馬泰休斯所謂的主觀詞序，會發生這種變化，是因為說話者想要在第一時間傳達出最重要的訊息所導致的。<sup>42</sup>

和口語體相似，俄語詩歌語體中的詞序也常發生改變，多數時候這種改變是為了配合詩歌中特有的節奏和韻腳。卡夫圖諾娃列出了三點詩歌語體的詞序特徵。第一、如同口語體，相鄰的詞組會被拆開。例如：В полумраке *прозрачный* вьётся *огонёк* (Фет)。第二，名詞性詞組中作為不一致定語的名詞第二格常會前置。例如：Тебя ж, как 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 *России сердце* не забудем (Тютчев)。第三，修飾語和被修飾語的前後位置常會更動。例如：Я вспомню речи *неги страстной*, Слова *тоскующей любви* (Пушкин)。<sup>43</sup>但是，由於詩歌中詞序的改變主要是為了執行押韻的功能，因此並不適用

<sup>40</sup> И. И. Ковтун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и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976, с. 6-9;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АН СССР*, 1982 г., т. 2, с. 190-191。

<sup>41</sup> И. И. Ковтунова,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АН СССР*, 1982 г., т. 2, с. 201-202。

<sup>42</sup> 同註 42, 頁 208-209。

<sup>43</sup> 同註 42, 頁 209-214。

於句子實際切分理論。

卡夫圖諾娃在句子實際切分的理論之下對俄語詞序研究作了一個完整而明確的整理分類。

## 貳、漢語方面

在漢語語言學界中，也有少數學者，像是王福祥（《話語語言學概論》，1994），會使用句子實際切分理論來分析漢語。不過，由於在俄語部分之前已經詳細介紹過句子實際切分理論，再加上自 60、70 年代開始不管是在台美兩地，或是大陸（八零年代開始）以「主題－評論」來討論漢語的學者始終佔大多數，所以，本節中將以「主題－評論」為理論基礎來分析漢語詞序。主題－評論原文為「topic－comment」，其概念和「Тема－Рем」相似，兩者皆是以交際功能及其目的作為研究詞序的主要根據。

第一位將此理論引用至漢語詞序研究的學者為趙元任，他首先指出在漢語中主語和謂語的語法意義不單純的只是動作主體以及動作而已，反而更接近主題和評論的意義。<sup>44</sup>除了趙元任之外，其他如屈成熹、魏岫明、曹逢甫、湯廷池、李和湯普森等漢語學者也都使用這項理論來研究漢語詞序。

像是李和湯普森在《漢語語法》一書的第四章中對漢語主題的定義提出了以下幾點結論：<sup>45</sup>

- 一、主題是談話的話題，是句子敘述的對象（what the sentence is about），為句子的主要陳述（main predication）提出空間、時間的背景。
- 二、主題以已知的事物為敘述對象，因此主題的名詞必須是定指、泛指或殊指名詞。<sup>46</sup>

---

<sup>44</sup> Chao Yue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69。

<sup>45</sup> Charles N. Li,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85-102。

<sup>46</sup> 「定指」，表示說話者與聽話者都了解指涉的對象是那一個；「泛指」，指某一種集合的所有成員或整體；「殊指」，只有說話者知道指涉的對象是那一個。

- 三、主題常出現於句首，而主題後面可以有停頓或表示停頓的語助詞（啊、呀、吧等）。這些表示停頓的語助詞可以視為「主題標誌」（topic marker），但這種主題標誌常常可以省略。例如：**這本書啊**，我已經讀過了。
- 四、主題和主語是不同的句子成分，但出現於同一句子時，通常主題會置於句首（如：**蘋果**，我吃了）。但也有些時候句中同一名詞可能兼具主題和主語兩種身分，比如說，「**我**喜歡吃蘋果」這個句子中的「我」便既是主題，亦是主語。另外，也有些句子只有主題而沒有主語（如：**信**寫完了），或是主題被省略了（如：進來！）。
- 五、主題與主語的劃分可以依據名詞和動詞的關係。如果名詞和動詞之間有「做什麼」或是「是什麼」的關係，則該名詞為主語，亦是主題；若名詞與動詞兩者間的關係不是上述情形時，則該名詞僅是主語，而非主題。
- 六、漢語有「雙主語句」（double-subject sentence），指的是一個句子之中同時具備主題和主語，且主題和主語是由不同的名詞來擔任。例如：**五個蘋果** **兩個**壞了。
- 七、不只是名詞，動詞（**住**，台北最方便）、動詞組（**天天買菜**，真是不方便）、甚至句子（**張三明天去美國**我覺得很奇怪）都可以成為主題。
- 八、出現於句首的時間或處所狀語應視為主題，因為這些狀語具備了主題的一切要件。例如：**在台北**可以玩得很開心。
- 九、主題的功用很多，比如說可以承接前面的話題，與後面的主題形成對比（**衣服**新的好；**朋友**舊的好）。

另外，關於主題和評論的定義，湯廷池表示，「主題」具有「言談功用」

(discoursal function) 與「評論」相對，而主題和評論之間同時又具有語用上的邏輯關係，更進一步的說，就是主題代表的是「已知的舊訊息」，即關心對象；而評論則包含「重要的新訊息」，即訊息焦點 (informational focus)。<sup>47</sup>

除此之外，一般來說，漢語中出現在句首的成分都代表「舊的」訊息，而出現於句尾的成分則大多表示「新的」訊息，湯廷池將這一個原則稱之為「從舊到新」的原則 (from old to new principle)。因此，依照「從舊到新」的語用原則，我們可以知道主題經常出現於評論之前，即句首位置；而有時候評論可以包含主語，所以主題又經常出現於主語之前。<sup>48</sup>

湯廷池利用上述「從舊到新」的原則來討論了一些漢語句子的型態和功用。下面舉出「主題句」為例來說明。

湯廷池列出下面四個句子來作為主題句的分析說明：

1、**這一條魚**，我很喜歡吃。

2、**魚**，我很喜歡吃。

3、**有一種魚**，我很喜歡吃。

4、**一條魚**，我很喜歡吃。

在上述四個句子中，代表舊訊息的「定指」(definite) 名詞組 (這一條魚)、「泛指」(generic) 名詞組 (魚) 以及「殊指」(specific) 名詞組 (有一種魚) 都可以是句子的主題。但是代表新訊息的「無定」(indefinite) 名詞組 (一條魚) 則無法成為句子的主題，所以上述例句 4 (一條魚，我很喜歡吃) 在漢語中並不成立。由這幾個句子可以證明在漢語中，主題 (即舊的、已知的訊息) 在前，評論 (即新訊息) 在後是句中詞序排列的常規。

49

在本論文以下各章節中，將應用本章所提及的三種層面來進行俄漢語

---

<sup>47</sup> 湯廷池，《漢語詞法句法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頁 106、163。

<sup>48</sup> 同上註，頁 106。

<sup>49</sup> 同註 48，頁 107、108。

詞序之對比研究。另外，在交際功能方面的俄漢詞序對比中，由於筆者本身為俄語的研究者，因此將採俄語的句子實際切分理論以及其專有名詞，而不採用 *topic-comment* 理論。至於另外一些研究詞序問題的角度，像是修辭、時間等層面，則不屬於本論文討論的主題。